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九



皇族 世曹附

古詩三首

律詩九首

哀王孫

信曰前漢韓信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

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王孫如言公子也王深父云安祿山驚潼關玄宗倉卒西幸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後其後多為祿山所屠鮮有脫者此詩記而哀之嗚呼以四海之黃人帝之尊念罔終則辱其子孫如此豈孟子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歟

長安城頭頭白鳥

蘇曰陳伯辨云鳥有數種慈烏比他鳥微小反哺之聲可聽大喙及白頭者皆不能

反哺然不謂之孝烏謂之慈烏者蓋受哺之際乃其母作聲張口

搖翅如母哺子狀亦其母慈所致或謂頭字當作頭蓋烏無頭白者

夜飛延秋門上呼

蘇曰神堯初得天下夜有飛鵲數百皆集延秋西門呼鳴至夜分方散

向 洙曰一作來 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 洙曰唐書避胡白鳥

金鞭斷折九馬死

洙曰折石列勿 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

玦青珊瑚

鄭曰玦古穴切○洙曰左傳晉侯佩太子以金玦 可憐王孫泣路隅問

之不肯道姓名

蘇曰陳遺過武功道中逢異人曰子先辱後

峇乃長揖下路入竹林中不知所之

但道困苦乞為奴

趙曰齊建安王子真被誅入床下叩頭乞為奴

不從 贖死 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

盡高準龍種自與常人殊

洙曰漢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注曰隆高

也準類權準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類權衡史記秦始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趙曰隋文帝子勇勇子儼雲昭訓所生乃雲定與女文帝喜曰皇太孫何謂生不得其地定與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 豺

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

洙曰易龍戰于野讖四夷雲集龍闢野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趙曰倣陸士衡願保金石軀而千金軀字又用沈約雜詩坐喪千金軀

不敢長語臨交

衢且為王孫立斯須

朱曰周禮疏云舞交衢文選白骨交衢

晉伐乃刺言也交衢謂路交錯要衝之所甫與之

昨夜東

一作

秦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

朱曰師古曰橐駝言能負

祿山陷兩京以戰運兩京尚府亦寶於范陽不知紀極

朔方健

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

朱曰山說桓車騎過江時公

師曰哥舒翰領朔方兵守潼關一日為賊敗如入無竊聞太

子已傳位

朱曰明皇傳

聖德北服南單于

鄭曰單于連切

聖德北服單于南化蠻

花門勢面請雪耻

鄭曰勢勞憐題切

師曰南單于即回紇也花門乃回紇地名甫有題花

慎勿出

口他人狙

朱曰後漢耿秉空句如謂之舉國號哭或至烈而流

王孫慎密其事

哀哉王孫慎勿踈五陵佳氣無時無

漢書曰高帝葬長安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林昭帝

葬平陵謂之五陵選北眺五陵趙曰後漢王伯阿望春陵城曰

奉贈李八丈判官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

朱曰神堯

珊瑚市則無

朱

珊瑚至珍也非

駉驥人得有

朱曰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

耳與駉驥稔天子八駿

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

朱曰劍

曲阜城而氣衝星斗

事業富清機

蘇曰曹顛表思友詩精

曹正獨守頃來樹嘉政皆已傳眾口艱難體貴安

趙

當艱難而為政不優

冗長吾敢取

朱曰言於艱難之際能脫

其大弊貴在安靜

切多也○夢符曰右按文選文賦文周無取乎冗長○蘇曰僕文

區區猶歷試炯炯更

帝冗長中似人者亦可采取○趙曰凡物之刺者為冗長長去声

陸機文賦今言為政本分之外其如物

持父討論實解頤操割紛應手

洙曰前漢匡衡曰匡說詩解人頤注使人笑不能止

也篋書積諷諫宮闕限奔走

洙曰限值也值天子播遷也趙曰雖有諫書之多積滿

朝篋而身則限不能造宮闕也亦詩曰駿奔走舊注非

入幕未展材

洙曰一作懷幕府也○夢符曰古按

晉史郗超在桓温幕下謝安在外望見超曰郗生可謂是入幕之賓也

秉鈞孰為偶

洙曰鈞鈞衡也詩秉

國之鈞所親問淹泊

趙曰公自謂傳云愛其所親也楚言作相

汎

愛惜衰朽

趙曰論語汎愛眾如躬仲文云廣

垂白亂南翁

委身希北叟

洙曰馬融傳論得北叟之後福淮南子北叟失馬人皆吊之北叟曰此何詎不為福居數年胡夷大入丁壯者

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跋之故父子相保也○趙曰前漢項籍泛范增說項梁云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云秦必楚

注云南公南方之老人也北叟出班固幽通賦云北叟頗識其倚伏則指塞上之公為北叟也舊注引淮南子馮輒塞上之人為北

叟不知事則用淮南子塞翁失馬而立則班固也

真成窮轍鮒

洙曰轍中之鮒呼或

似喪家狗

洙曰孔子世家 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

興激荆衡知音為回首

趙曰水落石出所以為枯也洞庭長沙荆與衡皆相連之地○師曰洽聞

記拂國出珊瑚生水底大船載鐵網下水取之東方朔云騏驎綠耳天下之良馬二物不可多得喻李公人百布有曹顏遠思友詩

精義側神與清機發妙理公有機謀故能建立事業又能守官忠正躬正躰也艱難之際貴以清靜為政冗長吾敢取言不以煩碎

為務也持父言待心始終世說桓帝武與郗昭議艾萸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

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矣秉鈞宰相之職孰為偶言非李之匹敵也所親言李與杜同出陶唐氏南翁甫自稱言寓居荆南也

北叟塞翁也失馬云未必不為福及得馬又云未必不為禍甫委身之窮達希慕乎北叟洞庭長沙皆荆南之地知音為回首言有

所思於李也

別李義

彥輔曰公自言杜與李司出於陶唐氏故此詩言余亦忝諸孫也詩云中外責賤殊乃與

義為表昆弟非李杜同出於陶唐氏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泊舒國實惟親弟昆

朱曰唐高祖二一子而此止云十七王其門未詳也道王名元慶第十六子也舒王元名第十八子也。鮑曰高祖二十二子道

王元慶舒王元名衛懷王玄霸楚哀王智雲皆先薨太子建成巢王元吉以事誅詔除籍故止言十八太宗有天下故有十七子封

也**中外貴賤殊**師曰義宗姓為內南異姓為外故云貴賤殊**余亦忝諸孫**趙

神堯唐高祖也按史有二十二子而令詩云十八子者學者尚疑之道名元慶第十六子也舒王元名第十八子詳味詩意則李義

著道國之裔孫而公則舒國後裔之外孫也舊注云公自言杜與李同出於陶唐氏是何夢語**丈人嗣王業**

似王業則繼以前王之業也舊注云襲封謂之似王其說誤矣

之子白玉温趙曰稱李義也**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

趙曰申言丈人乃道國之後其能繼其德業者請從李義之言之也**丈人領宗卿**朱曰宗卿也**肅**

穆古制躬馬曰肅穆致和貌古制躬謂躬厚宗族也**先朝納諫諍**馬曰先朝拍太宗也**直**

氣橫乾坤子建文筆壯河間經術存朱曰曹子建能文經術獻禮樂建二薛之教○趙曰子建魏陳留王曹植也能文章漢景帝何問獻王德也明於經術以此言李義之父**温**

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洗然遇知己談論淮湖奔朱曰

言談論鋒起若唯湖奔注不可涯俟也○蘇曰梁衡曰見王戎談論如唯湖傾注源流莫可擬此而則掩也**憶惜初**

見時小孺朱曰一作孺**繡芳孫**朱曰文選芳孫紫綺為上襦襦袴也○趙曰自經術存而下皆李義

潘帶短衣也賈誼過秦論云卷者利短褐注曰一作短小襦也舊注江安添選五言詩為七字云芳孫紫綺為上襦何輔附會如此**長**

成忽會面慰我久疾魂三峽春夏交江山雲霧昏正

宜且聚集恨此當離樽莫怪執不豐遲我衰涕唾煩朱曰

王仲宣朔不益行遲解嘲涕唾流珠朱○趙曰舉杯西我獨執之遲蓋以涕唾煩故也舊注引但訝不益行遲却是訴王人行不益之遲耳

何干**重問子何之西上岷江源**朱曰順流為岷逆流為岷此義

願子少干謁蜀都足戎軒誤失將帥意不如親故

恩朱曰甫幾不能脫嚴武之暴又為鄭英人所不容有是句**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

趙曰王蔡四言詩曰豈非鴟鵂助能飛**豈**

趙曰舟行之所慎也**豈**

惟數盤殮

朱曰所謂加食也

猛虎卧在岸蛟螭出無痕

朱曰言所

在皆善人者也此皆譏時

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生別古所嗟發

聲為爾吞

朱曰王子稱李義也因石根言不得其地也吞言言出而復吞也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朱曰舊注王名僕天官中封為王祕書監同正負父

隸王淡乃玄宗第四子也淡妃韋氏少師之女也新注按唐史詩皇帝長子璿封汝陽位特進僕位祕書

監此詩乃贈璿非僕也璿已見八哀詩云。鮑曰璿讓皇帝子新史書贈太子太師不書特進失之舊史

言小特進贈太子太師與公詩合。趙曰公八哀詩太子太師汝陽王璿曰汝陽讓帝子而舊注又以此

為隸王淡之子何自眩惑也此詩在八哀詩所贈之先蓋其特進時爾特進正一品而太子太師一品也

特進群公表

朱曰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特進漢官也二漢及魏晉以加

官表儀表也

天人夙德升

朱曰邯鄲傳見曹植才下婦對其所知對植之才謂之天人夙早也

蹄千里駿

朱曰武帝謂劉德為千里駒師古曰其所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

風翻九霄鸞

朱曰莊子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万里

服禮求毫髮

朱曰僖二十三年傳服於有禮

杜稷之衛曰趙曰言禮无纖毫違背

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

憑

朱曰不挾貴也

仙醴求浮蟻

朱曰醴一作醕師古曰醕甘酒也少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漢書楚元

王敬禮申公穆生不嗜酒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曹子建上啓云浮蟻鼎沸醴烈馨香

奇毛或賜鷹

隋文帝賜楊素白花角鷹

清閑塵不雜

朱曰會稽典錄丁胤門无雜實劉孝標論不雜風塵也

中

使日相乘

朱曰吳志朱然傳中使日食之物相望於道

晚節嬉遊簡

朱曰不以嬉遊為務

也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

朱曰友愛兄弟也

誰敢問山陵

朱曰後漢東平王蒼傳帝欲為原陵題節陵起縣品蒼聞之遽上疏諫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故輒以驛使諮問蒼於是悉心

以對皆見幼用學業醇儒富

朱曰曹植生步儼書記不能為醇儒醇者不雜

辭華哲匠

秦曰諍中文詩筆飛鸞

聳立章罷鳳

朱曰美其書翰也

精理通談笑

朱曰難談笑皆精於理道

忘形向友朋

朱曰不驕也

寸腸堪繼

綰朱曰寸腸取必也。是曰板詩以謹繾綰注。又覆也。鄭曰上去演下古轉切謹慎貌。一諾豈驕矜

朱曰一諾見鄭康義詩注已忝歸曹植朱曰見天人何知對李膺後漢杜密

傳黨錮事起密与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李杜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范滂丹曰汝得与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謂膺密也子美對汝

陽謙辭也招要恩屢至鄭曰要伊消切崇重力難勝朱曰子美自言雖蒙

招要之恩而礼意崇披霧初歡夕朱曰衛瓘見樂廣曰見此人瑩然若披雲霧而觀青

也高秋爽氣澄樽壘臨極浦鳧鴈宿張燈花月窮遊

宴炎天避鬱蒸石曰猶河朔避暑之地硯寒金井水朱曰荆州記益陽有金井數百

瓢飲唯三逕朱曰鮑明遠詩清如玉壺冰

聖蔣許三逕巖栖異一膝朱曰謝靈運詩栖巖石挹飛泉百層高絕也謬持彘蠅測

海朱曰東方朔論曰以管窺天以蠅測海張晏曰彘蠅瓢瓢也况

挹酒如澗鄭曰食陵切。朱曰昭十二年傳晉侯與齊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

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文片侯季矢曰有酒如坻有肉如陵寡人

寶全寧祕朱曰劉向傳上復與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全寧祕

丹梯庶可陵朱曰謝玄暉敬山亭詩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淮王門

有客朱曰一作門下客淮南王安之善屬文天下方術之士多有客

終不愧孫登朱曰晉隱逸孫登傳初揚

其言登傳云好讀易嘗抚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黎余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師曰揚駿无德而登諷之雖无愧於南故云云

奉漢中王手札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朱曰王讓皇帝之子代宗之叔父也剖符來蜀

道朱曰見將赴成都章堂詩注歸蓋取荆門朱曰夷陵有荆門山其狀如

峽險通舟峻江長注海奔主人留上客

而作矣謂之取者取道之取也

避暑得名園

趙曰在塗中借名以過夏也主人指為郡之人

前後緘書報分明饌

玉恩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

趙曰觀絕壁之天雲對華軒之風竹言玉名園中如此

已覺良宵永何看駭浪翻

集鮑明遠翻浪揚白鷗也

曰言時已秋矣而風水稍定不復見浪之可駭也

入期朱邸雪

唐制諸侯各置邸京師故有邸吏朱邸以朱戶以冬為入期故言雪謝玄暉朱邸云開効蓬心於秋實

邸以朱戶故也

朝芳紫微垣

大紫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坐天子之所居也

章老

之與章而長卿溫履枚乘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乘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舊注所引

河間禮樂存

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又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

悲秋宋玉宅

宋玉宅在歸州言王在歸州又如悲秋之宋玉也

失路武陵源

武陵路詩注

淹薄俱崖口東西異

淹薄俱崖口東西異

石根夷音迷咫尺

鬼物傍

黃昏

黃昏

犬馬誠為戀

犬馬之心

狐狸不足論

從容

草奏罷宿昔奉清罇

草奏罷宿昔奉清罇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西漢親王子

西漢親王子

百年雙白鬢一別五愁

百年雙白鬢一別五愁

忍斷杯中物

忍斷杯中物

抵看座右銘

抵看座右銘

不能隨皂蓋

不能隨皂蓋

自醉逐浮萍

自醉逐浮萍

策杖時能出

修可曰吳越春秋載太王策杖去邠

王門異昔遊

洙曰謂其斷酒也

已知嗟不起

師曰言王以酒得病遂斷不飲

未許醉相留蜀酒濃無敵

洙曰蜀都賦醕以醕清一醉累月

江魚美可求

洙曰蜀都賦嘉魚出於丙亢

終思一酌

酌

蘇曰向秀曰長安酒家多好事兼酒味醇醲其思得與林中散一醉

淨掃鴈池頭

洙曰廣漢郡有金鴈池古

老相傳云有金鴈一雙隱於此池日出見其影也○趙曰此梓州詩而舊注引漢州鴈水以證豈于廣漢耶耶高橋詩云乘歡俯鴈池則往往時素有鴈池之名於此可以泛指為鴈池矣以俟明識○鄭曰西京雜記梁孝王苑有鴈池

群盜無歸路襄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

洙曰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

一篇之警策西征賦發闡知之警策○趙曰梁鍾嶸作詩品曰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靈運謝中士衡擬古陶公

詠貧之製惠車搗衣之作皆五言之警策者也

猶憶酒顛狂魯衛彌尊重

洙曰漢中

王兄弟俱領重鎮○荀勗曰語云魯衛之政兄弟也漢中王與兄雖俱領重鎮

徐陳略喪亡

洙曰魏文帝與王粲

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趙曰言王賓客多喪

空餘枚

洙曰一叟在應念

早升堂

洙曰枚叟公自喻也○趙曰雪賦云召鄒生延枚叟○鄭曰枚叟枚乘也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王新詒明珠

雲裏不聞雙鴈過掌中貪見一珠新

洙曰三輔記錄曰孔融見韋乞將其父書

曰不意雙珠生於老蚌○蘇曰馬梵賀人有子曰欣得掌中之一珠○趙曰幽明錄張華言入九館之人所見疑龍初一珠食之天

地齊壽佛書云如掌中之珠

秋風嫋嫋吹江漢

洙曰謝靈運嫋嫋秋風只

在他鄉何處人

謝安舟楫風還起

洙曰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涌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虎猶去

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舟人默然即回衆咸服其雅量

梁苑池臺雪欲飛

洙曰謝靈

運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累

杳杳東山携漢妓

洙曰謝靈運携妓遊東山○趙曰戲言漢中王謝安携妓東山之興尚杳杳然

泠泠脩竹待王歸

可脩竹園地志云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中有鴈池脩竹園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洙曰禮賜斧鉞然後殺魏武九錫文犯關干紀罔不誅極是用錫公斧鉞蘇曰何敢祖將軍

樓船過洞庭洙曰漢武征南越作樓船北風隨爽

氣洙曰登樓賦向北風而開襟王子猷西山致有爽氣南斗避文星日月籠中鳥洙曰

魚籠鳥潘安池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洙曰匈奴云漢天子我丈人行垂老

見飄零師曰諸侯賜斧鉞然後誅殺青冥天也言天子賜李以節鉞樓船船上有樓櫓過洞庭迤邐之廣州北風隨爽

氣言自北而南帶爽氣而來南斗避文星北斗以南公一人而已籠中鳥局促不得得騁子美客居局促如籠鳥飄如水萍豈意垂老之年尚見飄零失所乎行音項儔也

送李卿暉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趙曰王子指李暉也露沾衣問

行在趙曰代宗車駕出幸陝也走馬向承明趙曰承明漢殿名暮景巴蜀僻

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弃魏闕尚含情趙曰按宣室志載燕史有道士

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嘗餌栢葉北門從事嚴綬敬事之莊子言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

世胄

古詩四首

律詩二首

寄狄明府

梁公曾孫我姨弟洙曰狄仁傑封梁國公母之妹妹之子曰姨弟不見十年官濟

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

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洙曰沉下位也今者兄弟一百人幾

人卓絕秉周禮洙曰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及還公問魯可取乎對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言猶

守先王之法度也此詩言兄弟雖多能守梁公之法幾人尔在汝更用文章早為長兄

白眉復天啓洙曰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謬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因以是為稱左

氏天將汝門請從曾公說公也太后當朝多巧計

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中不污清濟不務於衆孤。趙

曰謝元暉始出尚書省詩紛紛亂朝日濁河汚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

丹陛朱曰武后當朝革唐為周欲以武三思為儲貳以問宰相皆莫敢對仁傑獨曰臣每觀天下未厭唐德禁

中冊決詔房陵朱曰房陵中宗所在前朱曰一作滿朝長老皆流涕

朱曰狄仁傑傳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復讜言則天無復辭意唯仁傑每從容奏對事無不以子母恩情為言則天亦漸省悟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朱曰召還中宗

陸不勝仁傑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因進說文皇帝身陷鋒鏑而有天下以傳子孫陛下因監國掩而有之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子母與姑姪孰親若立三思朝不附姑后感悟即日迎中宗復唐社稷先武紀人見司隸僚屬皆歎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時危始識不世才蘇曰揚脩謂曹適曰時危始見不世之才如孔文舉輩是也

誰政荼苦甘如薺朱曰謝詩防口猶汝曹又宜裂土食

身使門戶多旌榮鄭曰康禮切兵攔說文曰傳信。朱曰裂土一作裂鼎賢者之後宜有土。趙曰杜田引唐制節度使就第賜旌節三品以上胡為飄泊岷漢間

干謁王侯頗歷詆朱曰詆訖也息夫躬歷詆漢朝公卿况乃山高水有波

秋風蕭蕭露泥泥朱曰謝詩疑露方泥泥虎之饑下巉

岳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汗人衣眼易眯歐曰莫禮切物入眼

中莊子嶽嶺眯目。師曰甫意責博濟宜守梁公之禮法無遂奔競之風岷漢中山水險阻居官者率多鹿暴動即相殘不啻虎蛟之吞莖是以勉其歸去無為當路者所污辱而疾之眯物入眼也古詩云昔為掌上珠今為眼中刺物入眼必不能容思有以去之如甫之衣嚴武尚幾為所殺况餘人乎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鮑曰李舟也國史補言舟好

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則其人可知公

故極稱道

代北有豪鷹師曰大鷹也生子毛盡赤趙曰代山鍾二山出鷹

宋曰晉孫楚鷹賦曰有金剛之俊鳥生非徑之巖阻。黃曰隋魏彥深鷹賦曰唯茲禽之化育實鍾山之所生而今公言亦此義也

渥洼驥驥兒洙曰作種。鄭曰渥於角切。注烏瓜切。水尤名。趙曰東方朔曰驥驥綠耳天下良馬也。

異是龍脊洙曰一作虎。趙曰爾雅曰驪馬黃脊。李舟名父子趙曰前漢蕭育傳王鳳以

育名。人子除為功曹。清峻流輩伯人閒好妙年不必須白哲洙曰昭公二十六年冉豎曰有君子白哲鬚。

十五富文史十八足左傳東門之哲實與我役。趙曰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冉豎曰有君子白哲鬚。

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洙曰一作煇。赫衆中每一見

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秦曰二子一曰宗文二曰宗武

乾元元年洙曰二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洙曰見沐

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洙曰見沐

飲衽就行役洙曰父曰嗟子子行役。趙曰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

已見楚山碧洙曰鮑明遠雪端楚山見。蘇曰景差至浦騷見

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積洙曰景差至浦騷見

太夫人洙曰文帝紀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堂上會洙曰文帝紀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

親戚洙曰潘安仁閑居賦太夫人在堂又云汝翁草明光洙曰潘安仁閑居賦太夫人在堂又云

天子正前席歸期豈爛漫別意終感激顧我洙曰潘安仁閑居賦太夫人在堂又云

蓬屋姿洙曰曹子建願念蓬屋士貧賤誠足於謬通金門籍洙曰謝玄暉出

尚書省詩既通

草故謂

趙曰後漢尚書郎含香握蘭直宿於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

為詔語出語為詔令在唐則中書舍人也。是曰凡掌制詔必有

起草

金閨藉師曰甫小來習性懶晚節作歲慵轉劇日

為拾遺故云云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羨

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洙曰易乾卦臨歧意頗切對

酒不能喫修可曰李陵詩迴身視綠野憺慘如荒澤老

鴈忍春飢哀號待枯麥趙曰漢時謠大時哉高飛燕

絢練新羽翻洙曰老鴈甫自喻也時燕前李校書趙曰

長雲濕裊斜洙曰西都賦右界漢水饒巨石無令軒車遲

衰疾悲宿昔師曰甫與舟

入奏行洙曰贈西山檢

寧實侍御驥之子鳳之雛修可曰桓譚新論曰善相馬者曰薛

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洙曰唐李吉甫

焯如一段清水出萬壑鄭曰焯

光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洙曰漢有迎風寒露之館古

漿歸厨金盃凍指曰盃亦作宛洙曰晉張協疾賦曰挫斯

君軀政洙曰一用踈通合典則戚聯豪貴耽文儒兵

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

洗滌煩熱足以寧

取成都為東府

竇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洙

繩橋壯士喜洙

斬木火井窮猿呼洙曰火井地名鄭曰在蜀

繩橋壯士喜洙

縱廣五尺深十餘丈諸葛丞相往觀
後火并益益以盆者并煮益得熟
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

守邊却可圖 趙曰西山三城也 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

宜殊繡衣春當霄漢立 洙曰漢繡衣御史 綵服日向庭闈趨 洙曰

老萊綵衣以娛親。修可曰：中哲補亡詩春恋庭闈。 省郎京尹必俯拾 蘇曰：薛光戲友曰：古云青

紫亦可俯拾。吾令尹亦可俯拾。 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 洙曰

一云公來肯 為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洙曰

携酒肯訪浣花老為君着衫衫髮頭。趙曰：此雖不言主人而持奴馬如此則主人可知。與詩所謂言刈其楚言秣其馬同意。秣音

末。帥曰：吐蕃分三道入寇，欲取成都為東府。費氏以御史出檢察諸州軍儲器械，得以便宜入奏，甫作是詩以贈之。驥子鳳雛皆

不凡也。逆耳之言比之骨鯁。漢武帝置迎風寒露之館，玉壺貯水言其瑩徹也。蔗漿可以除煩。天子方憂吐蕃不无內熱，今實生入

奏忠言上沃帝心，如蔗漿然。疎通其施為无所蔽也。太宗皇后費氏侍御正其族也。故云成昭象貴雖云外戚尤好儒。李西南隅謂

蜀也。須乃軍興所須也。蜀人以竹索為橋，謂之繩橋。地理志：印州有火井，縣在州西六十二里，斬木將以為橋，依於木，今既斬

之則猿窮而失所，是以號呼八州謂苗嘉黎簡嚴陵雅印三城謂姚維松皆當吐蕃之衝，兵有攻有守，八州可政三城可守，奏其事

於朝廷以取天子之命。甫謂必蒙殊恩，省郎京尹如俯拾地芥，行色當春秋間可還成都，故云江花未落也。漢暴勝之衣繡衣持斧

出使，故云繡衣春當霄漢。立立謂立對於天，陞南築草堂居成都浣花里，白緇浣花翁滿眼酤謂滿前士卒皆有勞也。甫約實歸來

不遺寒賤，儻賜光訪當酤酒宴集下至車從。僕隸皆待以殊禮，蓋所以尊重於賢故也。

徐卿二子歌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竒感應吉夢相追隨 洙曰：詩吉

熊惟罷。趙曰：世說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十歲，小者五歲，晝日反眠，小者狀頭盃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何行禮。此載

年小而善 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 洙曰：徐

歲家人携見室誌上人誌以 大兒九齡色清徹 洙曰：揚子吾

手摩頃曰：天上石麒麟也。 秋水為神玉為骨 蘇曰

齡而与我玄文。趙曰：祢衡有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揚德祖。故公屢用也。 為離其文彩以彰矣。子美拾而用之，无斤斧痕，非子美亦不能用。

也小兒五歲氣食牛

洙曰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滿堂賓客皆

迴頭

洙曰謝希逸月賦滿堂交客回皇如失

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衮衮生

公侯

洙曰易積善之家王濟曰張華談史漢衮衮可聽○趙曰言其生不絕也衮衮乃不絕之義也

丈夫生兒

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

趙曰左傳名位不同王充論衡自紀篇位雖卑

微行苟離俗必與之友

贈虞十五司馬

遠師虞祕監

洙曰世南也

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

器宇存

洙曰見垣赫舊家声注○蘇曰龍統要識家声先看器宇寬卑

淒涼憐筆勢浩蕩

問辭源

蘇曰江撝辭源浩蕩學海淵深

爽氣金天豁

洙曰王子猷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清

談玉露繁

洙曰董仲舒有玉杯繁露

佇鳴南嶽鳳

洙曰劉公幹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

師曰衡山南嶽也選注丹穴為南嶽非是

欲化北溟鯤

洙曰莊子北海有魚名曰鯤化為大鵬

交

態知浮俗

趙曰鄭莊傳翟公題門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儒流不異門

洙曰儒門流同門異

戶過逢連客位

洙曰沈沐文詩客位紫苔生

日夜倒芳樽沙岸風吹

葉雲江月上軒

洙曰別賦月上軒而飛光

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辭喧

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

蘇曰南史王筠字元禮沈約見筠文咨嗟而歎曰昔蔡伯喈見

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敢請附斯言餘見王粲本傳○師曰子美欲悉以書籍與虞庶幾傳子美之業

同豆盧峯貽王客李負外賢子棊知字韻

練金歐冶子

洙曰張景陽七命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鄭曰吳越春秋干將與歐冶子作劍採五山之精合六金

而為劍噴玉大宛兒

定功曰穆天子東遊黃澤使宮樂謠曰黃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壽穀又賈復顧

兒謂弟曰此吾宗大宛兒也一日千里亦可歎與寶同○趙曰兩句以美李負外上句比之以劍下句比之以為大宛馬名也引之以噴玉字穆天子傳其馬戴玉符彩高無敵

謂玉采色也○田曰曹子建七啓曰符彩照燭魏文帝車渠枕賦

符彩高無敵

尹旁達信也注子尹讀為浮筠

發符采而揚榮○趙曰傳玄乘輿馬賦曰符采橫發大率言符光

雜穆 聰明達所為夢蘭它日應 朱曰左傳鄭文公賤妾燕

是尔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既而文公與之蘭而御 折桂早

年知 朱曰見禮闈 爛漫通經術光芒刷羽儀 朱曰沈休文

羽同搖羨易鴻漸于 謝庭瞻不遠 朱曰晉史謝太傅諸子 潘

省會於斯 趙曰潘安仁云寓直于散騎之省今公乃工部員外

此唱和將鷄曲田翁號鹿皮 朱曰見漢世

○宗族

古詩六首 律詩三十二首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
雲弟切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韞馬聽

寺九

十五

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鑰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稱
方舒膝不韞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
繒腹中實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繞樓樓頭
喫酒樓下卧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
拜弟妻男拜弟幅巾盤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
修可曰南史陰子春字幼文身脂垢汗脂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
財敗事云在梁州因洗足致梁州敗子美云足垢何曾洗則又甚
於數年一洗者矣 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
肘寢已熟啾啾唧唧何為人

遣興二首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 朱曰言避亂奔 拭淚霏沾襟
血梳頭滿面絲 趙曰以思憶 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

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洙曰一作時○蘇曰鄧廩送子幽遷執手悵恨久之語曰

汝去万里吾殘喘如桑榆末景應無見汝時宜自勉力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

洙曰蘇武詩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占詩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魯面安可知

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

看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洙曰傳休奕仰觀南鴈翔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荆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

洙曰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荆同林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聚况我而殊哉又田真兄弟欲分其庭前三荆便枯兄弟嘆之却合樹還榮茂

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

河經天復東注

洙曰世說人問顧長康哭桓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漠風眼如懸河決声如振雷破山

淚如傾河注海

醉歌行

俯曰甫從姪杜勤落第歸甫作此詩別之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

洙曰晉陸機字士衡作文賦序云余

每觀文士之作竊有以得其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作文之利害

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

子徒紛紛

洙曰詩甫出總角非方三十國春秋封秀總角知名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趙曰草書以遲為工所謂

忽忽不及草書是也以速為神所謂一筆變化書是也

驩駟作駒已汗血驚鳥舉翻

連青雲

洙曰汗血事見上鷲鳥累百不如一鷲

詞源

洙曰一倒流三峽水

洙曰海賦吹噓則百川倒流枚叔七發曰江水逆流海上潮○修可曰隋藝文傳曰筆有餘力詞无竭源荆州記曰巴陵楚地有三峽峽程記曰三峽者即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其瞿塘灘頽之類不係三峽之數倒流三峽水謂詞源壯健可以衝激三峽之水

使之倒流也○趙曰詞源筆陣以比其反之敏三峽之水最迅而詞源可使之倒流詩人誇張之辭尔詞言源則隋藝文志筆有餘

詞源可使之倒流詩人誇張之辭尔詞言源則隋藝文志筆有餘

力詞無竭源筆言陣則如王羲之論字為筆陣圖也筆陣獨掃千人軍修可曰王羲之陣也筆者刃稍也墨者整甲也硯者城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掃千人軍謂用筆之快利也只今年纔

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朱曰前漢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文辭定高下也後漢劉**舊穿楊葉**

真自知朱曰史周本紀蘇厲說白起曰楚有養由基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

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誦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心焉氣衰力倦弓發石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百發百中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劉向說苑亦云**暫**

蹶霜蹄未為失朱曰馬蹄可以踐霜雪王褒聖主得賢臣頃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偶然擢**

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趙曰上句言科率一日之長擢英秀亦偶然尔非難取

也而從姓之不中第何哉然會當是時排擊風露孟以其終有連雲之毛質焉此慰唁之且復有譏誚也出鮑明遠書言水族之狀

排風**汝身已見唾成珠**朱曰莊子秋水篇蛇謂夔曰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

小者如霧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蘇曰江淹謂郭鞏曰子之咳唾成珠玉吐氣作虹霓非碌碌儔比也○夢符曰右按後漢趙壹傳

咳唾成珠玉○時可曰後趙一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趙曰選詩咳唾自成珠公之詩意言其

姪開口成**汝伯何由髮如漆**俯曰甫謂勤文章矢口已成珠

由再黑如漆傷不反見勤之富貴也**春光淡沲秦東亭**鄭曰沲徒可切○何

東亭即京城門外東**渚蒲牙白水荇青**鄭曰荇下梗切○

亭送別多於此處**菖蒲詩發步遵汀渚詩參差荇菜釋云荇接菜也陸機云浮在水**

上根在水底梁簡文帝晚春詩渚蒲變新節○蘇曰蘇恭云萍有

三種大者曰蘋中者荇菜小者水上浮萍○趙曰沲音待可切蒲

才有牙而白荇在水而青指東亭春景而言耳○黃曰盧思道云**風吹客衣日杲杲**朱曰衛詩伯兮其

映水荇**樹攬離思**朱曰楚詞山鬼雷填填子雨冥冥○蘇曰焦光仙遊共遊

酒盡沙頭雙玉瓶衆賓已醉我獨醒朱曰魚人屈原曰

清衆人皆醉惟我獨醒是以見放也乃知貧賤別更苦蘇曰備宏失意送弟

不能言父之曰貧賤中離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泣零朱曰古詩涕泣零如

不進貌陸士衡擬古詩沉思鍾万里躑躅獨吟歎又云躑躅再三

歎又云躑躅遵林渚宋鮑昭行路難云心非木石豈无感吞声躑躅不敢言

何曰在鼻曰涕在眼曰淚零落也吞声言哽咽示從孫濟雖同姓不能忘猜疑也

平明跨驢出未知朱曰一作委適誰門權門多噂踏朱曰詩

踏背憎或觀由人噂踏猶相對談語皆則相憎逐矣。趙曰前漢

息夫躬交遊貴戚趨走權門。鄭曰噂祖本切踏達合切對談語

也且復尋諸孫師曰驢賤者所跨權門乃權貴之門詩云噂

則相譏議嫌權門多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

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朱曰衛詩伯兮焉得諶草

言樹之昔注諶草令人忘傳其生

不蕃 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

傷葵根朱曰鮑明遠樂府詩腰鎌刈葵 藿古詩採葵宜傷根傷

猶水之有原葵之有根也水有源勿涸之而已阿翁懶墮久

所來朱曰一作求為宗族亦不為盤餐朱曰左傳僖二十二年晉

公及曹僖負羈之妻饋小人利口實朱曰頤自薄

俗難具論蘇曰劉章曰薄俗好利炎逆勢難可與論遠明慮自

知書皆汚濁俗氣味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朱曰鮑明

天斷不受外嫌疑。趙曰此亦寄從孫崇簡

曹子建詩有親文義在敦之義

嵯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吾孫騎曹不記

馬修可曰川說王子獻為相中騎曹參軍相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牽馬來似是馬曹又所管幾何曰何由知數又

間馬死多少曰業學戶鄉多養雞雞朱曰見崔樹龐公隱

時盡室去武陵春樹他人迷朱曰龐德公携妻子尺室入鹿山武陵春樹桃源也漁人

迷路而入見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裏酒長携蘇曰

行常使童挈酒與蚌盞藥畏周易傲然人皆奇之牧叟樵童亦無賴莫令斬斷

青雲梯朱曰文選注云仙者以雲而升故謂之雲梯

憶弟二首朱曰時歸在南六渾莊

喪亂聞吾弟飢寒傍濟州鄭曰濟子禮切水名禹貢有濟河此因水名州人稀

書不到蘇曰以道路榛梗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走朱曰

狂催走謂避亂出奔如狂趙曰自言奔走而生行在所無時病去憂趙曰公素多病則又無時而病去所

以憂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師曰濟屬山東弟居東

且喜河南定朱曰安慶緒奔東都走也趙不問鄴城圍

炎曰鄴城史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征也三年而歸三

章言其家室望女也鮑曰公公自天寶十四載乙未冬因亂而相

別至乾元戊戌成是為三春故曰三年望汝蘇曰杜預與弟書一

年望汝汝何不歸故園花自發南草長雜花生園群燕亂飛

豈不念堂有老母春日鳥還飛朱曰言草木禽鳥

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昔師曰花自發言無主也斷絕人煙又東西消息稀

矣黃曰禽鳥尚得其所而人斷絕人煙又東西消息稀

得舍弟消息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蘇曰崔審與友人曰江南兵火

勝故鄉何頻頻蘇曰休明之際則他直朱曰一為

心厄苦久念一作得與存亡趙曰以弟存亡任念也若汝
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朱曰李陵書生妻去室也舊犬知愁恨垂頭
傍我床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得平陰信鮑曰平陰屬河南郡唐初屬齊州天寶元遙

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朱曰言避難不得正行寄食一家村烽

舉新酣戰朱曰烽撻時有寇則卒○趙曰淮南子啼垂舊

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人竟一作時

汝懦歸無計鄭曰懦奴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朱

何顏面蘇曰何敢相生理荒涼家風零替憂端且歲時兩

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魯曰言雖不死亦若絲之欲絕可謂至危矣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朱曰戍樓鼓也秋邊一馬聲朱曰言孤也露從今夜白

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朱曰一云羈旅○趙曰公之二弟方賊亂時一在濟州一在揚

無家問死生朱曰亂離流落故無家也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

兵師曰一鴈聲言其兄弟隔絕遂孤也當亂離依落故云无家也

送舍弟頻赴齊州二首

岷嶺孫曰岷峨南蠻北朱曰南徐關東海西朱曰徐關齊

弟自岷蜀起發而之齊耳徐關齊地耳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絕域惟

高枕趙曰久自中原而來蜀則亦清風獨仗藜危時暫相

見衰白意都迷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老病催

江通一柱觀洙曰月一柱觀頭眠幾回注○鄭曰古玩切荆

有一柱觀土人呼為木履觀日落望鄉臺洙曰成都記隋蜀王秀所創客意長東

北齊州安在哉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趙曰齊州近海則是山東矣去旁干戈覓

來看道路通短衣防戰地洙曰趙武靈王好胡服士皆短服

戎服以在防戰之地匹馬逐秋風趙曰言弟領之征行也莫作俱流落長瞻

碣石鴻洙曰絕交論附騏驎於崖端軼歸鴻於碣石注海畔山也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

末合行李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

即事情見乎詞

北手乃

廿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修可曰楚詞云

離聚集病應瘳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

託白骨更何憂

喜觀即到傷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洙曰終南山在長安言去家萬里也病中吾見

弟書到汝為人洙曰始為亂離所隔則莫知生死也及書到方知其為人意答兒童問

來經戰伐新趙曰兩句通義自戰伐中來兒童見之必有所問已意其一一答之也泊船悲

喜後款款話歸秦

待爾嗔烏鵲沈曰西京雜記鵲噪則行人至拋書示鶴鴿趙曰待弟而

不實下言喜弟來故拋書示之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洙曰詩鶴鴿在

江閣嫌津柳洙曰嫌其隔望眼也風帆數驛亭洙曰數其驛程也應論

十年事愁絕始星星

蘇曰蘇代堂上星星之髮張禹對鏡悲鬢始變星星陸嵩云客髮一星星之白也南史韻詩云星星行復出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迴即令螢已亂好與鴈同來

東望西江水

趙曰舊作水善本作永是蜀江謂之西江公欲泛舟南下以楚之上游而西江之盡處在其東故東望其永詩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彦甫曰水當作永南游北戶開

趙曰成南游則見北戶之開吳都賦云開北戶卜居期靜處會有故人杯

蘇曰郭林宗曰吾當卜居能學後生兒輩日傍門戶低眉下氣為錐刀之利者乎趙曰卜居靜處當有故人之來

楚塞難為路

作別藍田莫滯留衣裳判白露鞍馬

信清秋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達荆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鴈影來連峽

內

朱曰古詩弟鴈鳴飛急到沙頭鵲鴈飛急到沙頭

路今虛遠

黃祖入蜀張良辭歸勸高祖燒絕棧道修可曰燒關當作燒關音堯在峽右漢書曹參從高祖西攻燒將將兵禹鑿寒江正穩流

隨綵鷁青春不假報黃牛

馬度秦山雪正深

朱曰度一作瘦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

我生春色

趙曰白日峽往荆可以春時矣故國移居見客心

離也今自故國而移居以不得已而來則客心可見矣歡劇提携如意舞

朱曰一云王舞諸葛亮出軍嘗以鐵如意指麾喜多行坐白頭吟

朱曰文君作白頭吟巡簷索共

梅花笑冷藥洙曰一疎枝半不禁

庾信羅含俱有宅黃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道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羅含為桓温

別駕以廡舍宣擾於江陵城西三里小舟上立茅屋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師曰庾信宅即宋玉故宅見送李功曹之荆州詩注

余知古諸宮故事羅含為桓温別駕以廡舍宣擾於江陵城西三里小州上立茅屋代木為床織章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後

安成王在鎮以其宅借錄事劉朗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水矜而立即之驚問忽然失之人謂含有神春來秋去

作誰家短牆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

同蔣詡徑洙曰三輔史錄蔣詡舍中竹下為園須似邵平

瓜洙曰邵平種瓜美比年洙曰一作因病酒開消滴弟勸兄酬

何怨嗟

遠懷舍弟穎觀等

陽翟空知處洙曰陽翟屬潁川郡夏禹所受封地荆南近得書積年仍遠

別多難不安居蘇曰岑襄晉末兵戈主室多難雖江漢春

風起冰霜昨夜除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疎趙曰以與

隔也師曰程陽屬潁川郡舍弟所在子美居荆南云宗敦友弟起花萼樓取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乃燕兄弟之詩之意對

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舊時元會日鄉黨羨吾廬洙曰

陶潛詩吾亦愛吾廬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

峽

自汝到荆府書來數喚吾頌椒添諷詠洙曰周庾信正

來禁火卜歡娛洙曰荆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

介子綏俱遁子綏割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子綏无所不得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得出乃焚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

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幸火文周幸移書及魏武明罰今陸翽鄭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琴操所云子綏即子推也又云五

按周五日与介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據左傳史記並無介子推焚事也今寒食節氣是春之末三月之極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也趙曰序言正月中旬旬定出峽於寒食必相聚矣舟楫因

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峽夔子峽也春近岳陽

湖湖放曠澤國與襄笠足老矣鄭曰即巴陵洞庭湖發日

排南喜傷神散北呼趙曰言起發之日安排往南喜神飛

鳴還接翅難又小宛題彼鶴為載飛載鳥行序密街蘆日

好時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達終觀在皇都日馮唐事

曙角凌雲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斬去弱巢燕得泥忙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今弟雄軍佐凡材汗省郎蘇曰備岳無長材廣識護汗省郎而自謙之辭也萍漂忍流涕衰颯近中堂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

使寄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羈栖見汝難草黃騏驎病自託也

沙晚鶴鴿寒趙曰

楚設關城險朱曰左傳屈完

吳吞水

府寬趙曰吳則江左至吳而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趙曰題正云五弟獨在江左不

風塵塞淹別日趙曰兵戈謂之風塵江漢失作共清秋

趙曰言我秋時在此而不見其弟為相失也影著帝猿樹趙曰公自言所在之處盧昭隣巫山高云莫辨帝猿

樹魂飄結蜃樓所在之處故深思之也思之而魂飄謂之結

蜃樓言蜃所結成樓也前漢天文志海旁蜃氣象樓臺可以明

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趙曰所以成抗州定越州之句

送十五侍御弟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內江船

朱曰水自渝上合者謂之內江未息豺狼鬪朱曰空催犬

馬年朱曰公自稱其年故從卑賤晉陶侃臨終歸朝多便

道博擊望秋天朱曰便道問道也○夢符曰右按前漢趙充國傳嘗責充國曰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

雖不相及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田曰舊唐史拓跋範卒揚

嶠為御史嶠不樂搏擊之任彦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願遂引為

憶幼子朱曰字驥子時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

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趙曰指言鄜州寄象之地憶渠愁只睡

朱曰一作灸背俯晴軒師曰甫作此詩恨不得見也

遣興

驥子好男兒朱曰驥子公子宗武也見宗武生日詩注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

姓誦得老夫詩朱曰老夫世亂伶渠小家貧仰母慈

朱曰秋叔夜母兄鹿門携杖不遂朱曰龐德公携妻馮足繫

難期朱曰難一作云鹿門携杖有處鳥道絕无期天地軍麾滿山

河戰角悲儻歸免相失見日朱曰一作尔敢辭遲

士寺九

廿五

右基御史○師曰御史之擊搏姦回如雅為逢秋擊搏鳥獸故云云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華曰一云休仗騎。趙曰來為附家書今

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趙曰指言鄜州公寄居在鄜已是

息而喜態兒幸無恙洙曰後漢蘇竟傳公君執事無恙爾雅

熊兒甫驥子最憐渠華曰驥子公臨老羈孤極洙曰謂流

傷時會合疎洙曰以時二毛趨帳殿洙曰二毛言鬢毛二

命侍鸞輿洙曰公至行在授左拾遺。師曰周有北關妖

氛滿洙曰比關帝關也妖氛謂未西郊白露初洙曰謂肅殺

涼風新過馬趙曰指言長安西郊也秋雨欲生魚饒

農事空山裏甫得家書故眷言終荷鋤洙曰一云終篇言

宗武生日洙曰宗武小名驥子曾有詩云

小子何時見蘇曰王肅思男謂弟曰何時得見小子。趙曰高

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老杜既有盛名於時則人皆知其有是子也已伴老夫名洙曰禮自稱詩

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趙曰既以詩擅名而孰精文選

理洙曰唐儒李善揚州江都人嘗注解文選分為十六卷表

休覓綵衣輕洙曰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

凋瘵筵初秩洙曰小雅賓之初筵左秩秩箋云歆

於親則此言孰精文選理所以責望其子而已雖綵衣之輕猶使

之見也

於親則此言孰精文選理所以責望其子而已雖綵衣之輕猶使

之見也

之見也

之見也

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

夢符曰右按抱朴子項曼卿修道山中升天游紫府仙人飲流霞一杯輒

不飢涓滴就徐傾

朱曰何東項曼卿好道家三十年而反曰去時有數仙人將上天離曰數里止日

之旁甚寒棲倉飢欲食輒飲我流霞一杯每數月不飢隋江總為馬腦杯賦翠羽流霞之杯使信有示內人詩定取流霞氣將添承

露杯○趙曰抱朴子項曼自言至天上過紫府金牀几是晃晃是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飢渴王立之云項曼舊注又誤為曼卿故表

出之

又示宗武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蒲床

蘇曰杜紹新解覓句稍知音律王軍阿戎年小漸解蒲牀難書

時問難試吟青玉案

朱曰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莫帶紫羅囊囊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焚之於此遂止

飲朱曰王仲宣登樓賦聊假日以銷夏時天下逼迫无暇故假借此日登樓四望○師曰假乃休假非假借之假明年

共我長蘇曰愁唐顧子紹曰阿紹明年共我長矣吾甚喜亦成人○趙曰言今年身材如此至明年更長則與我長矣

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朱曰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朱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論語以文事游夏則責以孝行游夏則責以文事

孔子曰由也升堂矣今言三子皆達於孔子之道而升堂所以明戒之也

出守吾家姪朱曰出守守土也刺史殊方此日歡自須

遊阮巷朱曰晉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阮富而南阮貧也○師曰阮咸北張子美

自比籍乃知叔不是怕湖灘朱曰湖灘州下惡難也樂助長歌逸

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舞趙曰如意乃所執之物

師曰如意者乃鐵如意石崇以鐵如意擊碎珊瑚樹即此牽率強為看

示姪佐

多病秋風落師曰七月秋風起八月風高九月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茅

屋趣只想竹林眠師曰南欲得蒲谷山雲起侵籬澗水

懸嗣一作宗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朱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姪也任達不拘与

叔父籍為竹林之遊

佐還山後寄同作三首二首見田圃門

山晚浮雲谷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村黑鳥應栖

野客某茨小田家樹木低舊譜踈懶叔須汝故相携

朱曰以秋康自歎嵇康性復疎懶也

吾宗衛倉曹崇簡

五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

在家常早起蘇曰劉程常山早起治蔬圃自力桔槔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

際經書蒲腹中朱曰言凡語論之間及於君臣之際必反覆論議用其腹中之書而證明之也

外族

古詩三首 律詩六首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

朱曰甫自撰一万年縣君京兆氏墓銘云其先係統於伊祁分尚於唐社春秋傳云穆叔謂之世祿其在茲乎漢高紀贊曰范宣子亦曰祖以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丞韋氏在周為杜氏注唐杜二國名在今氣磊落巧

偽莫敢親蘇曰朱雲許時直言端莊正介立寔吾弟濟時

肯殺身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汚真得罪永泰未放之

五溪濱朱曰漢黃瓊曠曠者易為汚曉曉者易為缺四子講德青蠅不能穢垂棘詩白圭之玷問可磨也諱殺身以成

仁馬援傳擊武陵五溪蠻夷注雄橫西撫辰所謂五溪也○趙曰所以明得罪之由以不受汗玷而致然也此與皓皓之易為汚之

義不同舊注引此非是。鄭曰五。鸞鳳有鍛翻鄭曰鍛所戒切先儒

曾抱麟劉越石詩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宜尼悲獲麟西狩

亦抱麟而第雷霆霹長松骨大却生筋一失不足傷

念子孰自珍趙曰此以譬唐使君能得罪未遂傷之泊

舟楚宮岸巖闕浩酸辛除名配清江洪曰清江屬施州

今夔州巫山縣地。斫土巫峽鄰登陸將首途筆札枉所

申歸期跼病肺叙舊思重陳春風洪濤壯洪曰顏延年

劉越石弃置勿重陳重陳令人傷。趙曰公自言病肺之故雖欲

歸朝蹇跼不得申也故下句所之則欲春時乘船而往得一見唐

公以相。谷轉頗彌旬趙曰郭景純江我能况中流塘突

鷺瀨噴朱曰鷺瀨噴言長年已省拖朱曰省視也拖舟尾

將行矣。慰此貞良臣正船者長年操舟者

送重表姪王冰評事使南海鄭曰冰理劉切水深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

朱曰新唐書王珪母李王珪傳正觀十年拜禮部尚書。修可曰

西清詩話云唐書王珪傳珪微時母李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與

汝游者珪一日引房杜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止此質之子美

是詩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珪母杜氏非李氏也且一婦人

識真主於側數其事其律史闕而不錄隋朝大業末房杜俱

交友趙曰王珪與房元齡杜如晦同長者來在門荒年自

餬口朱曰陳平門多長者車隱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

筭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為之

久自陳前剪髮鬢鬢市充杯酒朱曰晉陶侃母常剪上

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趙曰

上申與元齡如晦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

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舊注於下

句籛戶牖引此以證不知乃秦王事非干此也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鄭曰髯如占切頗須

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

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

趙曰秦王太宗也虬髯乃太宗也有虬髯公傳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九馬援曰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新唐書王珪傳曰珪始隱居時每與房元齡杜如晦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具酒食飲之曰喜曰二客試與借來會云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具酒食飲之曰喜曰二客

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公輔才敏貴不疑夫人

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婦預朝會也六宮師柔順法則

化妃后蘇曰班姬者內訓訓云宮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

朽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蘇曰班姬者內訓訓云宮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噉噉

吾客在馮翊爾家同道逃殊曰謂安祿山作亂也爭奪至

徒步塊獨委蓬蒿逗留熱爾腸鄭曰逗大透切止也十里却呼

號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韁飛走使我

高殊曰公言避亂日輟白馬載使使走免難於危險苟活到今

日寸心銘佩牢馬之恩也亂離又聚散宿昔恨滔滔

水花笑白首蘇曰阮紹之西池云白首登書船反慮水花笑水花水芝皆蓮也趙曰公言在潭州賓於江故云

春草隨青袍趙曰以言王評事往南海也廷評近要津節

制收英髦趙曰言南海節度使幕中要賢材也北驅漢陽傳南汎上瀧舸

鄭曰上力公切又音雙下都高切殊曰漢陽地名傳傳車也如今之乘驛是也舸小舟也右按嶺南人名急湍曰龍趙曰傳音張亦切郵馬之謂也自漢南而生故曰漢陽傳以有使南海之役故曰言龍舸龍呂紅切廣韻南人呼湍為龍

墜地利器當秋毫殊曰見炬舊家声注肯墜地言能自振立不令委隊子為節度也

番禹親賢領殊曰縣名屬廣州也趙曰必宗室之器也

籌子為節度也鄭曰番禹廣劉屬縣

籌

籌

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

趙曰廣府節度使清白者四裴伯先李朝隱宋璟及盧奐所以比大夫於

盧宋而又謂出其上也

寶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

趙曰謂廉潔而不汚於貨利也昔漢

孔奮清勁躬身處膏脂而未嘗自潤降戶江反廣南有溪洞蠻其長謂之洞主禮記曰堂上接武言相繼而降也

海胡船

千艘

錄劉洵曰獨檣船深五十餘肘三木船深五十餘肘西域以肘為度李虔通俗文曰晉曰船鄭曰艘蘇曹切船也趙曰船大舡也番馬雜錄曰番商遠國運貨貨非船不可船總名曰艘猶今言

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

洙曰葛洪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今至廣州

刺史鄧洪留洪乃止羅浮山鍊丹

安能陷真土有志乘鯨鼉或駭鸞騰

洙曰見李白騎鯨魚注別賦駕鶴上漢駭鸞騰騰天趙曰鯨莫大之魚也鼉臣鼉也師

天聊作鶴鳴皋

洙曰見李白騎鯨魚注別賦駕鶴上漢駭鸞騰騰天趙曰鯨莫大之魚也鼉臣鼉也師

曰自餽口言荒年何暇具禮待人客位但箕箒言貧無餘物孔翬指太宗也雲從龍風從虎喻君臣唱和也爾曹指王殊馮翊郡名

魂獨委蓬蒿言幾死於草野也水花連花也鏡謂之菱花鏡中笑我白首春草隨青袍言袍色與春草同謂年老而官卑也廷評即評事也要津言官清要節制收英髦言南海節度收英髦之士如王殊輩真得人也傳十有二義漢文帝紀曰關無用傳此符傳也

以木為之書符於其上又以一板封之所以為信也傳亦謂之契或有用儒者然軍所弃是也高祖紀曰乘傳詣洛陽此傳驛之傳也廣韻云南人名端為龍又州名在廣南音雙船三百斛曰舸舸短也江南所為名短而廣安而不傾危也北驅謂自北驅車而來遂從此南泛海而往也番禹縣屬廣州今王殊領之其清節出之盧懷慎宋景不貪寶貝以削民脂膏蠻洞聞其賢盡歸順船客皆來交易易故頓不能往也雖有志乘鯨鼉不甘陷沒干糞其上其奈跋

步之遠何末章羨王殊領此得就丹砂以鍊養故有駭鸞鳴鶴之語

閩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雘存

洙曰梓材既勤樸蠹惟其塗丹雘注塗以赤丹以朱而後成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貫雘頭雘碑朝霞為丹雘顏延年

百餘尺

朱曰西京賦狀迢迢以亭亭古詩迢迢牽牛星雙關百餘尺陸士衡高樓一何峻迢迢峻而安

開四門

高曰舜開四門漢雖有作會車馬客而無人世

喧

朱曰陶淵明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

洙曰江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

銷魂者惟別而已謝靈運得以慰別魂蘇武俯觀江漢流

香武歲將暮時將昏天寒鳥獸伏朱曰登樓賦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天慘慘而

無色獸狂顧以來霜露在草根今我送舅氏朱曰詩渭陽沈休文樹頭

鳴風鷗草根積霜露萬感集清罇朱曰謝靈運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豈伊山川間

迴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以崩奔朱曰靈運詩折岸婁崩奔臨

風欲慟哭朱曰賈誼傳聲出已復吞師曰此樓多是送客于是雖有車馬住來而去塵土而

稍遠故云而無塵世喧顏色昏謂離別之際慘澹無顏色也天寒鳥獸休鳥獸尚得休息而人行役故傷之也霜露在草根此乃萬物歸根之時而舅氏未能室處尚往青城是使對酒不能無感懷也豈惟傷其山川間隔仍痛賊之多舅氏奉王命不遑啓履

如山之崩如水之奔往來辛勤若此得無憂念之乎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新添

聞道王喬鳥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

定功曰王褒傳曰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後漢印都夷傳青蛉縣焉同山有金馬碧雞光景

時時出見也秦嶺愁回馬鄭曰秦嶺在秦川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

雜吾舅意凄然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新添

無數涪江筏鄭曰房越切海中將鳴撓總發時鄭曰撓如招切楫也別離終

不久宗族忍相遺白狗黃牛峽鄭曰十道志開州有白狗峽二石隱起如白狗也又有黃牛峽高崖上有石色黃如牛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訊鄭曰過古禾切到

日自題詩

巫峽弊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行李淹吾舅朱曰行李猶行使也見上注

誅茅問老翁朱曰屈原誅茅赤眉猶世亂朱曰光武平赤眉之亂青眼只

途窮朱曰阮籍善為青白眼以白眼待俗客青眼待佳客傳語桃源客今出處同

朱曰見欲問桃花宿注。趙曰桃源今之鼎州也。四舅之禮朗故。因以問桃源客也。人則公自謂亦。師曰桃源在澧秦人避亂之所。曾避荆楚亦與秦人同出處也。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朱曰顧愷之言千千崖秋氣高朱曰宋玉曰悲哉秋

之為氣也天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良會不復久此

生何太勞朱曰古詩今日良宴會窮愁但有骨群盜尚如毛朱曰窮愁

而瘦極也群盜尚多故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

蘇曰齊招群盜如毛四方擾擾沙朱曰范睢見須賈賈曰范叔寒如此哉乃取一綈袍以賜之後睢謂賈曰公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頭暮黃鶴失侶自朱曰一作亦哀號趙曰亦一作自當以亦為

侶之亦

奉送二七舅下邵桂

絕域三冬暮朱曰棄方朔傳三冬文史足用浮生一病身感深辭舅氏

朱曰詩渭陽我見舅氏別後見何人縹緲蒼梧帝朱曰謝玄暉詩雲去蒼梧野顏延年

謁帝蒼山溪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蒼梧南越。趙曰虞舜死於蒼梧之野指言虞舜以述十七舅所往之處也推遷

孟母隣朱曰孟子序曰幼被慈母三遷之教潘安仁閑居賦子孟母所以三徙注孟軻母與軻少居近墓軻乃戲為墓軻

母曰此非所居去居市傍軻愛戲為商賈又居學館之旁遂為大儒。趙曰孟母指言十七舅之母也昏昏阻雲

水側望苦傷神朱曰張平子四愁詩側身東望涕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

賢良歸盛族趙曰周禮友行以尊賢良賢則行之傑良則才之美吾舅盡知名徐庶

高交友朱曰徐庶字元直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趙曰以言崔舅徐庶字元

直其所與遊者諸葛亮龐士元司馬德操之流而已劉牢出外甥朱曰桓玄曰何無忌劉

舉大事孰為無成。趙泥塗豈珠玉蘇曰莊趙泥塗之中豈隱珠王。趙曰言崔舅謂明

珠白玉之質豈宜辱在泥塗乎環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驅馳賦甲兵

氣春江上別江水方上有楓日極千里傷春心淚血渭

陽情朱曰詩我送舅氏日至渭陽全出晉書世無渭陽情舟鷁排風影

林鳥反哺聲朱曰東晉補云詩嗷嗷林鳥受哺於子趙曰

黑而反哺者鳥子永嘉多北至朱曰永嘉之亂元帝渡江衣冠多自此

自北而來也勾漏且南征朱曰葛洪求為勾漏令以有丹砂也楚

交必見公侯復朱曰左傳公侯必復其始趙曰終聞盜

賊平郴州頗涼冷橋井尚淒清趙曰此據風士而言之也

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涼矣橋井在郴州神仙蘇耽於山下鑿井種橘救鄉里之疾病者

行朱曰論語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贈比部蕭郎中十兄南從姑

有美生人傑朱曰人中之豪傑以其傑由來積德門漢朝

丞相系朱曰謂蕭梁日帝王孫朱曰梁武蘊藉為郎

久朱曰以蘊藉而為郎東觀漢記相榮魁梧秉哲尊朱曰周

云詞華傾後輩蘇曰高鳳詞華後風雅藹孤鶩趙曰鶩

切飛舉之兒也師曰鶩騰也宅相榮姻戚朱曰晉魏舒少

言飛騰無與之偶故曰孤鶩所養審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後

為公趙曰蕭兄杜家之後孫故比之為魏舒也師曰北史李

靈傳邢晏稱其甥李繪曰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又文苑

傳王褒子子深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愛之謂賓客此兒當成

吾宅相蕭乃甫姑之子故有宅相之女兒童惠討論趙曰方兒童時得蕭兄惠

日惠聰見知真自幼見知真自幼朱曰潘安仁懷舊賦序云余十二而獲

為婚姻謀拙媿諸昆漂蕩雲天闊沉埋朱曰子美與蕭

日月奔朱曰雲天闊言漂蕩而相去遠也日月奔謂沉埋而歲月易失也

致君時已晚懷趙曰上句言見知於蕭兄已自幼時而自後謀拙則每媿諸兄其謀拙者何飄蕩於外而不能仕進以致

古意空存君故也中散山陽鍛朱曰嵇康為中散大夫尚性絕巧而好鍛也

愚公野谷村朱曰列子愚公移山而智叟笑止

為馬公谷江淹免園賦坐帳無鶴支床有龜一丈二寸

寧紆長之○修可曰韓子昔齊威公入山問父老此為何谷荅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去傍隣以臣為愚遂名

者轍朱曰陳平以席為門而門多長者車轍陶替王公紆轍○趙曰公在山陽愚谷之間自以其僻矣而蕭兄臨之故

歸老任乾坤有此

○婚姻

古詩二首 律詩一首

佳人王深父曰俗偷則人之無告者正不足以恤之也師曰詩簡古刺不用賢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

絕代有佳人朱曰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特立幽居在空谷朱曰一作山

落依草木關中昔喪敗朱曰一兄弟遭殺戮官高何

足論不得收骨肉蘇曰崔弘礫於市骨肉不得收葬世情惡衰歇萬事

隨轉燭蘇曰徐邈萬事具衰轉燭相似何必計較夫婿輕薄兒朱曰沈休文詩

新人美如玉朱曰一云已如玉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合昏尚知時定功

草云合歡即夜合也人家多植庭除間一名合昏陳藏器云其葉至昏即合故曰合昏○趙曰佳人之辭言物之有合有偶而

人之不若也○天爵曰周處風士記云合昏槿也○詠曰陳藏器

本草曰晨葉舒而至暮即合故曰合昏一名合歡即夜合也葉似

皂夾之極細敏密○孝祥曰陸倕

刻漏銘曰合昏暮掩莫英朝開

鴛鴦不獨宿朱曰詩鴛鴦

氏婚禮謂文。曰鴛鴦鳥雄雌相類飛止相隨列異傳朱康文埋
韓馮夫妻宿夕文木生鴛鴦雄雌各一常栖樹上晨鳴夕交頰音
聲感人。趙曰崔豹古今注曰鴛鴦鳥類也雌雄朱嘗相離人
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蒼舒曰雄鳴曰鴛雌鳴曰鴦。但

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
趙曰李白亦云新人如花雖可寵舊人似玉猶來重字起。趙曰古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
趙曰此佳人志夫之辭。兔曰晉孫綽蘭

侍婢賣
其詩序曰古人以水喻性有言哉斯談非所以傳之則清混之則濁邪情因所習而遷移物因所遇而感興

珠迴
朱曰東方朔傳董偃母以賣珠為事

牽蘿補茅屋
蘇曰陶景山居賦云采芝覃為盤蔬

摘花不插髮
朱曰詩終朝采綠不

天寒翠袖
盈一袖。蘇曰胡彛隱居衡山采栢子食年踰百歲面頰如兒童少壯追奔不及永微中往往人見之

薄日暮倚脩竹
朱曰屈原山鬼云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後漢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已遠彼日已邇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然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云以形貌絕異天子以公

新婚別
王深父曰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暮不使政出於刑名則一切便衆而已此詩所怨盡其常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
朱曰古詩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詩 弁葛與女蘿施于松栢葛寄生也女蘿兔絲松蘿也陸機疏云今兔絲連草上生黃赤如金台藥兔絲子是也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趙曰兔絲當

嫁女與征夫不如弃路傍
蘇曰周述生麻為不得其所矣 而怪異父曰不如弃置路傍母

結髮為妻子
朱曰蘇子卿詩結髮為夫妻因愛而不疑

席不
弗許後文章隨名

暖君床
朱曰孔席不暇暖。蘇曰王簡樓君床席未暖遽蒙弃逐

暮婚晨告別無乃太
忽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

河陽
朱曰河陽東都也

妾身
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鄭曰諸良切。夢符曰右按前漢廣川王六為幸姬陶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

分而不能忘禮 義余是以錄之

以忽顏師古曰尊章言舅姑也。時可曰曹子建詩妾身守空閨。呂曰按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云善事新姑嫜此姑嫜字所出也。

謂嫁之夫曰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婦人

曰歸。雞狗亦得將。一作犬君今死生地沉痛迫中腸。

朱曰鮑昭生驅蹈死地謝靈運眷言懷君子沉痛切中腸韓信置之死生而後生魏文帝詩斷絕我衷腸。趙曰鮑昭詩沉痛切中腸

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蘇曰北山移文蒼黃翻覆。朱曰形勢不可欺軍馬蒼黃

擊其左。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武詩努力愛春花李陵努力

力崇明德樂府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蒼梧曰右投前

少壯不努力自嗟貧家女父致羅襦裳。鄭曰襦人朱

襦不復施。朱曰淳于髡對君洗紅粧。朱曰古詩娥仰視

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迂與君永相

望。鄭曰無方切。趙曰宋玉風賦回穴錯在注云雜錯交并也。師曰詩采綠刺起曠也觀南此詩恐別又甚於采綠者矣

送大理封王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王

簿前閬州賢子余與王簿平章鄭氏女子垂

欲納采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

事遂停

禁鬻去東牀。朱曰晉謝混字叔源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

王處仲相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

真長不戒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

曰卿莫近禁鬻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豚以為珍膳

項上一鬻尤美輒以薦帝羣臣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鬻故珣因

為戲琨竟尚主王羲之傳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

就東相偏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

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趨庭赴北堂。朱曰

語陳元問於伯魚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

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庸詩伯兮焉得讓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十二